

佛教的僧制與教育今論（四）

晴 虛

六、透過僧教育以健全教團的前瞻性

談如何適應時代以振興僧制，進而開建符合律制意義的僧伽教團，我認為當前的要務有兩項，我佛教界是急須致力做的前瞻性工作。這兩項的要務就是：

一、首先，應特注重僧伽素質的提高教養，也就是關係僧伽的教育，這是振興僧制以健全僧團的第一要務。

僧伽教育云者，是宗教性的特殊教養所需的教育。

這裡所說的，當然是專指屬於佛教特有的，即依釋尊所教授與教誡的正法律制而出家的僧眾，所應稟受專門教育來說。本來，出家入僧——投入佛教的僧伽教團，成為僧團中的一份子，即自我捨棄眷屬與財產的佔有與繫累，過著出家的澹泊生活，主旨便是為了專志於修學佛法調鍊身心，而趨向正覺之路，以期斷惑證真，超凡入聖。所以應修學的，也有重心與次第的課程，那主要的

就是所謂「三增上學」，這是趣證正覺的「一道清淨」的聖道法門。所以出家入僧後的僧眾，每一份子都應該經過著與僧制相應而有次第的修學生活，也就是每一個人從出家的入僧之日開始，便是要以懇切虔誠的菩提行願為志向，作為宗旨來過長期性的接受佛法教育的生活，正所謂「三賢十聖居學地」，直到證得與佛一樣的究竟菩提之圓滿大覺，才算是圓成學業。然而，這是對個人的志行道業的成就與圓滿功德而言，若就現實人間說，則是應以具有「學制」規程為準則的教育，才能因應時代所需，也才能有成懃為教用的僧伽教團的人才。

關於僧伽的教育，即所謂「僧教育」，這是指專屬於入僧以後的僧眾所應受學的宗教性專門教育說。因為處在今天這個知識爆炸性的時代，一切都講究「科際」的專精深入，以發其底蘊，闡其大用。而任何一個「學科」，又都是淵瀚浩渺而難窮其涯際！所以在此時代中，是沒有真能博貫一切學識的淵蘊，即如任何一個博士

，也僅能在某一學科的基礎上，較一般人有專精透徹或特殊研究的成果而已。因此，就僧伽所應具備的教育而言，不在於淵瀚的世學之知識，也不必求其非釋尊為弟子們所教授佛法以外無關的學問。就是在原則上，僧伽所應修學的教育，其根本課題，當以釋尊之所教授與教誡的「達磨」與「毗奈耶」為依歸；而尤為基本的則在於「法相應毗奈耶」的律制——此約其大體的說，即包含「尸羅」的戒律與「犍度」的制儀（所謂律儀之儀的原義，不祇是指威儀而已）。這是出家入僧的每一僧眾份子所應共同受學與專修的「通識教育」，也是僧教育的主旨所在。這當是今後，佛教僧界所應有的共識與共同致力，以求其實現的根本課題。我想，佛教若使出家僧眾的每一份子，都得透過基本教養所應修學的正法律儀之僧教育，佛教的僧伽教團，必能健全起來；進而開展出適應未來時代的新形象與新力量，而展現出佛教僧伽之弘範人間，發揚佛教正法之弘化群倫的大業。這應該是振興佛教的根本方法，也是關係今後中國佛教之能否走上起死回生的最大關鍵性的唯一道路。

中國佛教的僧眾，將如何方能導正入僧制軌道，以開拓僧伽教團的光明前途？首要的方法，應從僧眾份子在其「入僧」——就是預入僧團的開始時，即著手於「

正本清源」做起。前面說過，入僧即是參加入出家陣容的僧團，而成為僧伽團體中的份子。所以如能於此預入僧團之初的關鍵性時候，即規定施予「僧伽」份子所應受學的基本「教育」二至四年（按律制原有出家後五夏學律的規定），如此定能成就僧眾所應具備教養的僧格。具備僧伽的基本教育，再進修定、慧的學業。之後才可以出而為教服務——或主持寺院、教會，以推動佛教法務；或主辦公益事業，以造福社會；或進而研修深造佛學於高等教理學院，乃至專精修證，以弘法度生之師資表範，或主持佛教的文化、教育之事業，闡弘佛陀聖教，以淑世善群。這是「學以致用」與「學用一致」的宏軌，而且僧眾能注重於自己的修證，對於佛教之弘化，才能真正懣有所成。

二、其次，就是應當改良傳戒方式，亦是當急的要務。所謂「傳戒」，就是傳授戒律。而戒律是屬於宗教性的教規與制度，其在宗教的意義，小之有如一一個社團的規章，黨團的黨章；大之如國家的憲章，有著人事組織與軌範的紀律功用，甚至含有文物典章等制度的意義在內！祇是稱為「戒律」，乃是宗教性的道德觀所形成的教誡與制儀。而在所有宗教界中，佛教的戒律堪稱為最詳備，尤其愈是傳統觀念的，亦愈重視戒律的持守。

即如有著將近兩千年歷史的中國佛教，雖有性、相、台、賢、禪、淨等衆多學派之別，但是出家者都須經過「受戒」的一關。以往如此，直到現在還是一樣，也從無人敢言廢棄戒學的一科。原因是大家都知道：佛教的戒律，是釋尊的「制教」——是僧伽律行的規範，也是「三增上學」的基本，不僅爲學佛入道的初門，且貫徹一切善法德行，所以佛制出家入僧的第一要務，必先受戒與學戒。而要稟受「具戒」，依制必須從十師前受（佛世及邊地五緣等別論），尼衆則需於二部僧中各具十師，方得稟受大戒。即此一端，亦可以顯見佛制對於戒法授受之尊重！然而要求受戒之緣具於一時尚易，而端心持戒則須見之於平生行事，是故尤難。將如何得以修持以恆而可無違犯，則繫乎有否致志於戒律之修學，以求增上而以進止於定、慧相應之勝行！這不僅關係僧衆個人的品格，尤關僧團健全之良窳。所以我認爲「傳戒」應與「學戒」結合，也就是應當改良目前傳戒的方式，而從速制定與毗奈耶相應的僧教育學歷體制的學程。將受戒的程序，注入教育學制精神，也就是輸入成爲僧教育的「學籍」制度——將受戒者導進接受僧伽律制的教育，即透過教育學制的理則與程式，以施行僧伽教育制度。如此，方能將傳戒、受戒與學戒三者貫通，統一起來；也才能實現養成符合律制精神的，又具有教育學歷

「資籍」的僧才，以及開建爲健全的僧伽教團之育成。

僧制的問題，原是關涉多方面的，而受戒入僧與僧伽教育的能否結合統一成爲同步，實關係僧伽教團的新生機運。這也正是關係中國佛教的能否振興與發揚光大，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關鍵性的問題。而這一關係佛教內部最重要的僧伽制度，在世界上其他的佛教國家，早已不成問題。例如南傳的佛教——錫蘭、泰國，北傳的佛教——韓國、日本等，都有完善的適應時代性的僧制，亦即從預入僧團與僧教育，結合成爲一體的制度，所以他們的佛教皆能展現出僧教育之統合性的，健全而有秩序的發展。如泰國的佛教僧制，建立有九級學階制度，且興辦有法宗派的皇冕佛教大學，大眾派的朱拉隆功佛教大學，而從入僧起即須順序修學佛法律儀，以至高等學階教育，方能出而主持教政或行化。又如以往的西藏——尤以宗喀巴領導革新的黃衣教派，也還是如此的，並且建立了預入僧團後應須接受修學佛法之基本教育，長達十二年的學僧年限。韓國與日本的佛教，亦有以透過「宗制」（各宗派自成系統的學用制度），所興辦的大學，有本科與專修科，可育成佛學通識人才與自宗傳承人才。而成爲具有學用體制的，其專修科之學歷，都是中央政府立案認可的教育制度。唯獨我中華本土——或者說在自由基地的台灣，迄未能建立起此一具有

學制的育成僧伽與教團的制度。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實在需要大家一起來深切的反省與探討。

嘗深思我中華佛教振興之道，當以謀求建立僧伽教育制度為首務，此為育成具有學制共識之僧格資籍，以及健全僧伽教團之根本。我中華之台灣佛教人士，若能對於此點都具有共識，肯定教育制度的功能在適應新時代中的重要性，而規劃出符合僧伽教育的制度；再籍改良傳戒的方式——從入僧受戒開始，即步上具有學制的僧伽教育的軌道，亦是使欲求稟受戒品為僧者，都有接受良好的僧伽律制與佛學教育的機會。而使每一僧眾都受具有學制水準的僧教育之軌道可循，以此作為振興僧制，育成僧品，健全僧團的起步！則中華的僧伽教團，

必能邁上光明的坦途，展現新生的氣象，佛教亦即真能因之而發揚興隆開來。

然則如何才能夠臻致於此境地——使入僧受戒與僧伽教育結合起來，以導引僧伽教團步入新生的機運？這又當是關鍵性的一大課題。而這一關鍵性的主要問題，端繫於我佛教僧界的能否自覺與共識，以及向來代表著佛教團體性的教會之行政力與導向效率之如何為定斷。在此一意義上，希望中佛會能具有新猷的策導功能；尤寄望於佛教界的僧伽才俊——乃至四眾，皆有面對時代趨勢的自覺與革新的精神，而共同策勉！裨能結合成為創開新運的教團力量，以擔負起此一應導時代的使命。

（未完待續）

第四十一屆清涼藝展——紀念佛陀聖誕暨緬懷曉雲導師畫藝與道風

華梵大學於五月廿二日至卅一日舉辦「第四十一屆清涼藝展——紀念佛陀聖誕暨緬懷曉雲導師畫藝與道風」，由「華梵佛學研究所」和「曉雲法師研究學會」假「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行，展出華梵創辦人曉雲法師的畫作，除了紀念佛陀聖誕，也藉此緬懷曉雲法師，紀念其畫藝和道風，計展出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導師四十多幅畫作。

主辦單位表示，清涼藝展始自一九七四年，由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首創，旨在以佛教藝術紀念佛陀聖誕，

期望轉化人心熱惱為清涼；曉雲導師圓寂後，其弟子仍繼續舉辦藝展，以紀念其畫藝與道風。

廿二日開展日，主辦單位先舉行浴佛，下午進行開幕典禮，典禮中播放曉雲法師生前影音紀錄片，並邀請各界貴賓致詞介紹其畫藝與道風，同時吟唱曉雲法師的詩詞、歌曲等，表彰曉雲法師一生藝道相通的主張，以及對游於藝的重視。